

往事 让我们心动

石汶涟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往事 让我们心动

石汶涟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让我们心动/石汶涟编.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1

ISBN 7-5008-2483-1

I. 往… II. 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42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9.375
印数: 1~3264 册
定价: 15.00 元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关于往事的书。是创业者的往事,是石油人的往事,是老一辈的往事。

这些以往的故事,在叙述者的笔下,是那么单纯,那么朴素,可是却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追忆起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平凡,寸草不生的克拉玛依、柴达木和湿地包围的大庆是最具有魔力的名字,吸引着无数的热血青年,他们从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从江南的鱼米之乡或北方广袤的农村,从大学、从工厂、从部队,聚集到大西北或大东北。为了什么?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为祖国献石油。革命、理想、创造、献身,是那一代人生命的最真实写照;贲张的血脉、激昂的口号、火热的场面和高扬的旗帜,是那个时代最美的画面。

石油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生活的命脉,石油给人类带来了富裕、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一种能源像石油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石油价格的每一次剧烈动荡都会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的格局,可能会带来和平或者战争。可是您知道吗?五十年前,我们被富国讥为贫油国。我国的石油年产量只有十二万吨,我们拥有的油矿屈指可数,我们几乎没有像样的加工业。如今,中国已经是石油大国,年产量居世界第六,我们拥有三大石油公司和

完备的石油加工业，钻塔和采油树遍及陆上和海洋。是谁创造了这伟大的一切？是我们，是把身家性命献给石油工业的劳动者——每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和家属。我们的事业，是无数石油人用青春和理想奠基，是无数平凡的劳动和默默的献身创造。

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听老一辈讲过去的故事、创业的故事，激励我们继续为信仰、为理想、为祖国而奋斗不息。因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里我们还想重复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本书的作者大都已离、退休，人生的风雨已成往事，无数感动过他们的人和事已经沉淀在心底。他们拿起笔来，写自己毕生最难忘的故事和最难忘的故人，这对一些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对另一些人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他们的文字可能因缺少训练而显得有些不准确，他们的叙述可能因缺少跌宕的情节而显得平凡，但是从大量认真誊写的稿件中，从笔迹抖颤的来信中，我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们读到的是创业者爱祖国爱石油的情怀，是老一辈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是面对艰难困苦绝不诉苦的坚韧精神。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流溢在他们的字里行间。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

请读读这些往日的故事吧。往事总是让我们心动。

中国石油文联
2000年11月11日

目 录

第一辑 创业时代

庐山小记	王守忠 (3)
翠绿山茶伴明月	陈忠勇 (12)
怀念徐今强同志	陈鸿璠 (22)
升华	张江一 (27)
新鲜的庆阳	张江一 (37)
记忆难以抹去	樊廉欣 (45)
大庆人闯三秦	李智廉 (49)
接妻	陈灼华 (52)
油乡巨变	倪峭丹 (59)
周总理视察大庆西油库	邵 嶸 (64)
我送油砂到济南	张岳彬 (69)
那个年代的女司机	张志钦 (73)
火焰山上摆战场 (外一篇)	李汉卿 (81)
我和铁人吼秦腔	李 力 (87)
难忘的起步	李玉生 (91)
白洋淀·雁翎队·雁翎油田	李增录 (99)
井生记	肖银海 (103)
七粒黄豆的故事	肖银海 (109)

踏勘乌尔禾	季志峰 (11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和仰轩 (118)
辽河油田开发在即	杨理衡 (123)
一个石油记者的手记	韩思俊 (127)
当洪峰扑来的时候	王能贵 (137)
四十四载戈壁情	金海荣 (141)
创业时日	李洪宾 (149)
1958——踏勘“死亡之海”	张启祥 (157)
回眸依奇克里克的创业岁月	陈祥伯 (167)

第二辑 峥嵘岁月

三进克拉玛依	于英太 (173)
土豆往事	卫忠华 (179)
我师傅	王明毅 (183)
大山对一个女孩的怀念	朱丁中 (188)
父亲一生只求我一次	曲中华 (197)
感悟人生	李茂良 (201)
难忘恩师	李智廉 (214)
石油诗人李季	刘占强 (219)
我的“斗藏阁”	吴济国 (222)
父亲送我去读书	邹 燕 (226)
迢迢石油路	杨天庆 (229)
船过大宁河	张道余 (233)
出路	张恕基 (237)

我的入党介绍人	张恕基 (243)
暖流涌心头	张启祥 (248)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	周广贵 (252)
第二生命	冯莲润 (255)
戈壁玉 (外一篇)	姚晴亮 (257)
我与收音机的不解缘	黄裕康 (263)
参军后的第一个元旦	傅 民 (266)
梦牵魂萦塔里木	韩思俊 (272)
重逢在三中全会后	樊廉欣 (285)

第一辑

创业时代



庐山小记

王守忠

余秋里同志在石油部工作期间，我曾多次随他出差，深受教诲，现将多年前随他赴庐山开会时的一段经历，追忆二三，记述如下，以表示对他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上 庐 山

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正是炎天酷暑的日子，一天下午上班后，已是两点多钟了，计划司的杨达副司长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说：“今晚七时，你准时到余部长家，跟他出差去，上哪儿，我也不知道，你把要带的资料都带好，回家打个招呼，车已替你要好了，六点二十在部门口上车。一切要谨慎细致，千万别出错。”“一切要谨慎细致，千万别出错”，这是我每次随余部长出差，杨达副司长总是一再叮嘱，一再交待的。

我回到办公室，把要带的资料一一准备好，仔细检查了两遍，专门用一个出差常备的手提包装好，用锁锁上，然后再把它锁在柜子里。接着我便骑车回到石油学院家里，拿了一个小衣包，向李风打了个招呼，便又匆匆赶回部里。六点二十，我在部门口上了车，十来分钟，便到秦老胡同了。余部长正在吃饭，我说我已吃过了，就坐在屋里等着。他的秘书李晔则把我的手提包先拿到车库去，放在那辆大“吉姆”的后厢下面。余部长刚吃完饭，便急着要走，带着我们上车，向北京站开去。

车到北京站，站里没有人，只有一些交通警散立在那里，他们指挥我们的车一直开上站台停下。我们下车后，看到一列空着的列车停在站台边，这时车厢里下来两位同志，他们把余部长引到一个车厢前，请余部长上车。我们跟着上车后，余部长一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里面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套洗漱设备，似乎全是不锈钢的，锃亮。李晔和我就在余部长的隔壁房间住下。一会儿，车就开了，也不知开向何处？

第二天是一个大晴天，热浪滚滚。约莫上午八时左右，列车到达郑州车站。余部长没有下车，我们从车窗往外看，站台上没什么人。忽然李晔悄悄地指着窗外远处对我说：“你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站台的那一端散步，边走边谈。这时，我意识到是中央又要开会了。中午，列车穿过武汉长江大桥开到武昌车站停下，我们下车后，李晔让我拿着对号的车牌，在现场交通警的引导下，陪着余部长上了汽车。这时只见汽车一辆接一辆，从武昌循序经过长江大桥开回汉



口，在汉口江边上一个码头前停下。码头上早已停了一条崭新、整洁的大船，于是大家便上了船。

李晔陪余部长到大船的上层去，我便一人留在底层和其他部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在这个大船底层的四边和下舱，事先都很整齐地铺了不少凉席，每张凉席上都方方正正地放了一个军毯，我便选了一张凉席坐下，心想这就是我的临时床位了。不久，大船长鸣一声，开动了，朝着下游的方向驶去。下午四点多钟，大船抵九江，逐渐往岸边靠拢，我望着远处雾蒙蒙的庐山，心里明白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到了。

保 钢

在庐山，余部长住在一幢西式小楼房里。看似楼房实际上是一座平房，由于是建在山坡上，所以远远看上去很像楼房。

我们的住处四周都是树，树丛中，高高低低地散布着一些式样各异的房子，房与房之间，都有小路连通着，路边有路灯，所以晚间也很亮，可以看到远处和山顶上穿着白色军服的海军士兵站岗放哨。

那时，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八机部陈正人部长、化工部彭涛部长都住在我们附近。白天，余部长和他们一同下山去开会，晚间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经常坐在树下聊天。他们往往是清茶一杯，香烟数盒（各人自己带来），谈笑风生，开怀畅叙。

有一天晚上，王部长对余部长说：“秋里啊！你大庆



到手了，主动啦！”

余部长说：“刚上手，还是青天一顶，草原一片呢！”

王部长接着说：“我日子不好过啊！缺燃料，尤其是鞍钢和武钢，缺燃料。”

余部长听着，陡地站起来，猛抽两口烟，非常激动，极其诚挚地说：“我保你！”接着又说：“在鞍钢和武钢附近，各替你建个拔头厂，只建常压，别的什么都不建，把汽、煤、柴拔出来之后，下面全出燃料油，供你烧，保你，保钢是大事嘛！”说着，他回过头来，对着远远坐着的李晔和我说：“记住，回去这两个厂要安排，保王部长，保钢，是大事嘛！”

王部长也很动情地对余部长说：“秋里，那就感激不尽了。”

这时，陈正人部长半开玩笑地对余部长说：“余部长，可别忘了我啊！我的铁牛也要喝油啊！”

余部长听着，大笑说：“好啊！有你的，拔头全给你，重的保王部长。”

这以后，过了几天，晚上他们再在一起聊天时彭涛部长便不在了。这时彭部长已经生病，会没有参加完，中途便下山了。

以上所记就是后来为什么在鞍山要建一个鞍山炼油厂，在武汉要建一个武汉炼油厂的由来。

回到北京以后，余部长对这两个厂的建设一直很关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两个厂筹建虽早，但都拖了很长的时间，省部联合编制的计划任务书于一九七〇年才上报国家计委批准，鞍山炼油厂于当年，武汉炼油



厂于一九七一年方开始建设，后均陆续投产，对保钢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过十关斩十将

一九六一年，正是大庆油田进行艰苦会战的时候，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中苏关系出现紧张，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了专家。这时，余部长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庆石油会战打上去，拿下大油田，多出油，少进口，节省外汇支出，减轻国家负担。所以那时他常常问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因此，来庐山时，我在所带的资料中就着重多带一些与苏联有关的资料。

在庐山期间，他一般是上午有会。下午有时有会，有时没有会。在没有会的时候，中午休息后，他便常常坐在屋前凉台上的一个藤躺椅上，他从来都是盘腿端坐在那，从未见他躺过，这可能是他长期过着军旅生活所养成的习惯。

坐在藤躺椅上，一杯茶，一盒烟放在旁边，他便默默地抽着烟，静静地思考问题。这时我便坐在屋内我的桌子边，一面整理、熟悉自己的资料，一面便在捉摸着他在思考些什么问题，可能问些什么？要些什么？以便做好准备。

余部长要求很严格，有时间问一个问题，要一个数字，总是要求有问必答，如果答不上来，或是没有资料，卡住他的思路，他便很恼火，批评很严厉。所以我这时神经总



是很紧张的，思想的弦不敢有一点放松。

我记得他那时问过苏联原油、阿尔巴尼亚原油的价格（包括运费、保险费、关税、口岸各种费、进口公司、银行手续费等等的每吨原油应付款），苏联一些石油产品的价格，苏联新、老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那时1旧卢布=0.95元人民币，1新卢布=4.125元人民币），还有英镑、美元、日元、港币与人民币的比价等等。他问这些数字，常常是在那儿强记，心算，思想非常艰苦。余部长好学勤问，思路广，想得深。他善于抓住一些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细致入微，直到搞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对下属要求严格，批评也狠，但从工作出发，大公无私，坦白直率，诚挚感人。

有一天下午，他还是端坐在那张藤躺椅上，又在考虑如何减少石油进口的问题了。看来，他对从苏联进口原油和成品油，每年需要花多少外汇，心中是比较有数了。但对苏联原油怎么运到中国？是苏联哪里产的油？怎么运来的？有多远？却不很清楚，于是他便问开了。

他说：“大连石油厂不是加工苏联油吗？是苏联哪里的油？怎么运来的？路程有多远？”

看来他对这个问题，要问得很仔细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比较陌生，这回既然发问，有可能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幸而在工作中我们对这个问题曾作过调查，还较熟悉，这次又带有资料，便不很胆怯，但仍很谨慎，想着怎样较系统地把它说清楚，使他能耐心地听下去。有时要是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不合逻辑，他也是要批评的。



我笑着说：“余部长，《三国演义》上，不是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吗？苏联原油从二巴库运到中国，却要过十关斩十将，比关公斩的还要多一倍呢！”

他听了，感到很新鲜，忙问：“什么过十关斩十将，说给我听听，细细地讲。”

我说，我要拿点资料来，便去端了一张椅子，放在他的躺椅前面，把带来的那张世界地图叠小些，露出苏联西部和亚洲部分，并把一个资料本也给摊开，我坐在他边上，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说：“苏联有两个大的产油区，一个是里海边上的巴库，另一个是处于乌拉尔山脉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阔地区，这是苏联第二大产油区，号称第二巴库，过去我们大连石油七厂加工的是库页岛油，现在它不给我们了。我们现在进口的原油，便是第二巴库生产的。二巴库原油从苏联运到中国，是要经过世界上十个很有名的港口，渡过十个大海才能到达中国的湛江，所以叫过十关斩十将呢！”

他听得有些入神了，吸着烟：“说下去，慢慢说。”

我便顺着运油的路线，一边说，一边指，我说：“二巴库原油从苏联运到中国的路线是这样的。原油从二巴库地区的乌法、古比雪夫，进入苏联西部输油干线，这条干线沿伏尔加河直达伏尔加格勒即现在的斯大林格勒，然后到第一个港口：罗斯托夫，进入第一个海：亚速海。再经第二个港口：刻赤，进入第二个海：黑海。再经第三个港口：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第三个海：马尔马拉海。再经第四个港口：达达尼尔，进入第四、五个海：爱琴海、地中海。再经第五个港口：塞得港，进入第六个海：红海。